



ゆるやかな絆

宽松的 纽带

给我的孩子，光。
我们再次相遇时，你会记得我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心灵之作，《康复的家庭》姊妹篇

〔日〕大江健三郎——著

〔日〕大江由佳里——插画

杨珍珍——译

目 大江健三郎 著

目 大江由佳里 插画

杨珍珍 译

宽 松 的 纽 带

ゆるやかな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松的纽带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杨珍珍译. —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09-6618-1

I. ①宽… II. ①大…②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548号

宽松的纽带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日]大江健三郎
译 者 杨珍珍
绘 者 [日]大江由佳里
责任编辑 常 浩
特约编辑 张 芳 王 娟
封面设计 引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 (700×970毫米)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6.75 + 0.75彩插
书 号 ISBN 978-7-5309-6618-1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Contents

宽松的纽带	1
大师的眼泪	11
培 根	20
等待熊出现的期间	30
就在今天结束，感觉不可思议呢	41
后期风格	50
“道德” 这个词汇	61
尼尔斯与《源氏物语》	71
你这么做，是要怎样！	81
国际艾美奖	91
黄昏的读书 其一	101
黄昏的读书 其二	112
黄昏的读书 其三	124

134	黄昏的读书 其四
145	关于《静静的生活》的两封信
154	我已经斗争过了啊!
163	Upstanding
174	Decent的进餐
184	并非“情绪化”及“感情用事”
194	发愿·发心
204	后记

宽松的纽带

1

生活中，我时常感到自己对于家人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生变化。我的童年是在森林深处的峡谷村庄里度过的，那时候天黑之后决不允许剪指甲。据祖母和母亲说，根据我们村庄的古老传说，一旦晚上剪指甲的话，就会跟家人离散，孤独地死去。之后从高中至大学低年级，我开始过寄宿生活，虽然跟家人并未特别疏远，但常会故意在晚上剪指甲。可能是试图通过这种幼稚的行为，表明今后自己将自力更生活下去的决心吧。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四十岁去墨西哥城任教的时候，某天夜里正剪着指甲，突然像意识到什么似的停下手，抬头望向漆黑一片的窗外。那段时间，妻子打国际长途电话告诉我，长子出现癫痫发作的症状，而我却必须工作到任期结束才可返家，为此内心充满焦躁和不安。

而近十年来，即便看到儿子、女儿在夜里剪指甲，我也并不打算将四国村庄的传说告诉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举动，是因为我对女儿及次子（光另当别论）离开家、开始他们的人生旅程之后我自己的死亡，抱有一种宽容的心态。

2

随着他们的成长，我的两个健全的孩子很自然地开始注重自己的自由时间了。也即是说，他们正一天一天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目睹此过程，我眼前不由浮现出一个真实的景象：我和儿子之间，妻子和女儿之间，以及我们相互之间，有一条宽松的纽带，将我们一家人维系在一起。尤其是次子已经成年，即将成为一名中规中矩的公司职员，假如联结我与他之间的纽带绷得过紧的话，不仅儿子难以呼

吸，我本人也必然疲惫不堪。

因此，假如说有某种东西将我们一家人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是一条宽松的纽带，平常总是不着力地垂向地面。然而一旦某个人有需要，他只需轻轻一拉，就可以让其他人来到自己的身边。抑或顺着纽带，自己主动去靠近其他人。我们并非通过纽带的联结，而是通过眼睛来确认对方的存在。用此方法，可以不必让人产生受束缚的不适感。不仅如此，当一方在生活中，处于面临万丈深渊的紧急关头时，另一方可以从容地保证自己脚下的安全，以便更加有效地拽住对方……

现在的我，认为由宽松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家庭非常美好。只不过，长子光因为身患残疾而将永远无法自立，只能够跟我与妻子共同生活下去。说实话，有时我甚至会认为这是我们的幸运，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想法是出自于我自己的私心。因而联结我和妻子与光的纽带虽然并非长久保持绷紧状态，却也未宽松到垂向地面的程度。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很喜欢这样想象我们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也同时也认识到，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详细探讨我与光之间的关系了。

次子为完成硕士论文的实验总结中期发表，出发去秩父^①，计划在当地逗留一个晚上。他自小就从不出声抱怨，倒是常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愤怒。之前一直都是由他承担送光去残疾人福利工厂的重任，然而当天，我只得放下一大早就开始的工作，送光去上班。

下了电车，走在新建成的高层公寓旁边的人行道上时，光的癫痫发作了，从我们长期积累的经验看来，应该算是中度的发作。我忙将他扶到人行道边的长椅上。在等待光恢复的时间里，我抬头欣赏着高大的槭树和更加高大的光叶榉树开始变黄的树叶。

中度的发作会导致一个小小的麻烦，那就是恢复平静后有时会大小便失禁。当天也是如此，光好转后，我们继续走向福利工厂时，发生了此种情况。若是打车回家的话，光身上散发着臭气，实在有些不便，没办法，只好姑且继续走向福利工厂。

光大概也是抱此想法，继续前行。他脚底还是不稳，因

① 秩父：日本关东地方的西部城市，位于埼玉县西部，秩父盆地东部，荒川河岸阶地上。

而我试图抓住他的手腕扶他一把，他却不肯接受。我坚持着要扶住他的肩膀，光不动声色却断然地扭动背部，试图躲开我的胳膊。就这样，一直到福利工厂，我都没能帮他稳定身体。

清晨的福利工厂，夸张点说，简直就像是战场一般，尤其是老师们都精神头十足，精力充沛地忙碌着。我对一位相熟的男老师说明情况后，请他拿来替换的内裤，领着光来到厕所，开始着手失禁的善后处理。假如我没有注意到光大小便失禁的话，那么刚才的那位男老师会为他处理的，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了，可见福利工厂的老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

对于光自身来讲，这也绝非易事。慌乱的我将他带到了蹲式厕所，而他从小就没有蹲便的经验，根本不会蹲下，因而只能以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继续排便。在旁边清理着他弄脏的内裤，我想起了尚是高中生的女儿也曾经在车站的蹲式厕所中，站在一地污水中，竭尽全力从背后搀扶住光，那时他的姿势想必也像现在一样别扭。女儿说，走进男厕所的乘客们从开着的门里看到她拼命扶住哥哥的情景，都表现得非常礼貌，甚至流露出敬佩的神情。在此我顺便提一句，女儿虽然平常性格温和，然而一旦下定决心做某事的话，她会变得无比的勇敢和坚强。

之后，我就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

家。路上，想起刚才光无论如何都不肯让我搀扶的事情来。这种情况以前也时有发生，可能是因为发作之后心情不豫的缘故吧。但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发作的根本原因在于父亲，因而应该并非通过这种举动向我表达敌意。只是发作后的不适感，使他忘记了平常对父亲的体贴和关怀。换句话说，平时在人群中或者是爬楼梯时，他允许我挽着他的胳膊或者是扶着他的肩膀，是他赋予做父亲的我一个特权。领悟到这一点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庄严和肃穆。带着这种心情，我走下电车。而同样在仙川站下车的两名女大学生，故意用我能够听到的音量说：“你不觉得那个老头儿很臭吗？怪老头！”

今年年初，配合光的音乐演奏会，我曾在她们就读的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还好当时没有被称做是怪老头……

4

如此，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因为平常光总是忍耐着不肯将他的心情诉诸态度，我其实一直在伤害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独立性。其实，我倒也并非从未反省过自己的这个性格。现在想来，我曾有过无数次机会和多种方式可以思考上

述问题。

应该是在一个有关残疾儿童的研究会上，或许是在我就我们父子共生进行演讲之后，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一位在国立大学讲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说：“你母鸡护雏般将而儿子紧紧拢在自己的周围，妨碍了他的自立。尤其是，你总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很担忧你自己和你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你们的儿子该如何生存下去。这是培育残疾儿童过程中最不可取的态度，可以说这种父母是孩子无法自立的罪魁祸首。即便你们夫妇离开人世，你们的孩子也会很好地生活下去的。我在你的小说中曾经读到这样一个情节，女儿下定决心要带着残疾的哥哥一起出嫁，这其实就意味着她一辈子无法结婚。你们夫妇的态度甚至还将你们的女儿拽到了不幸之中！”

总之，那位年轻的学者看起来似乎主要是对我过于看重家庭这一点无法容忍。“将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将一个一个的个体串联到家庭中，使他们从属于父母亲，你这可是双重反动啊！”——他完全是武斗式的批判口吻。

有关这一点，我自身也在深刻地反省，当我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时，其实更多的是在关注因康复的家庭而获得支撑的自己。如果有人问我：“你表示家庭是你的根据地，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呢？”我自觉尚无能力回答此反问。我还曾收到一位有志于作家的年轻人写来的信，

在信中他说：“所谓文学，不正是始于对家庭的否定吗？你应该好好想想太宰治的这句名言：‘我坚信父母比孩子更重要！’”细想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真的不曾离开过孩子呢。

每天都跟光在同一个房间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听同样的音乐，兴冲冲地去残疾人福利工厂接他回家，路上还不断地跟他说话，就如同要弥补彼此分开的这段短暂空白一般。如此日复一日，不知不觉中我竟真的以为自己对于光来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我，他将无法过正常的日子（尽管我没有明确说出口），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悄悄在我内心生根发芽。而我直到现在才认识到，光一直在用他的意志力忍耐、包容着有如此想法的我。

5

宽松的纽带。回顾我六十年的人生之路，除去孩提时期，只有符合这个词汇的人际关系，才最让我心情愉悦，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

至今为止，我从不曾参加任何党派。倒是常常作为一个自由人，参加某个党派或者某几个党派联合举办的集会或者

游行。然而，从未有任何一个党派邀请我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个人也从不曾提出过任何此类申请。我自己常想，若用政治语言形容我的话，无政府主义者当是最接近的词汇。虽如此，我也不曾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派。

我常常提到，祈祷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然而自己却从没有任何信仰，对于这一点，我时常受到或好意、更多的是批判的质疑：“你这样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最自然的回答就是：“我就是不愿加入某个宗教，各方面受其束缚。当然，我同时认为，加入一个可以不受其束缚的宗教，这本身毫无意义。”

另外，与我刚才特意写上一笔的内容直接相关的是，我喜欢阅读宗教家的传记，其中亚西西（Assisi）的圣方济各^①以及罗耀拉·圣伊纳爵^②等最终下定决心接受最严厉的宗教教规束缚前后的故事非常吸引我。

我自学生时代即开始从事小说创作，至今为止从不曾正式就职过。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也从未参加过社团活动，虽然高中时曾经参与编辑过文艺部杂志，但那也只是一年两

① 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 1182~1226）：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天主教方济各会以及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

② 罗耀拉·圣伊纳爵（Ignacio López de Loyola 1491~1556）：生于西班牙比利牛斯山附近的罗耀拉城堡，西班牙贵族，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也是圣人之一，他在罗马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基督新教宗教改革。

次，每次集中花费一周的时间即可完成的工作，并未参加过文艺部的其他活动，所以我根本无法想起与我一同编辑过文艺部杂志的同学是何种模样。相反，我在自由无拘的交往中，反倒结识了一些毕生的挚友，如伊丹十三就是其中一位。而上大学时，虽然囊中羞涩，但我也不住学生宿舍。起初，我是打算住宿舍的，但是听学生处的人介绍说宿舍是旧一高时代的老房子，还要好几个人共同在一个大房间生活，我不禁落荒而逃……

如今想来，当是这一系列的经历使我没有积聚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四十岁至五十五岁左右这段时间，我一直担忧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会不会导致文学创作上的缺陷。当前的我，则认为人的缺陷本身也会成为自己的文学整体中的积极因素。

综合考虑这些方面，我计划今后写一系列以宽松的纽带这个具体形象为主题的文章，它们之间也形成一种自由、松散的关联状态。衷心希望这些文章能体现我以康复的家庭为出发点，对我自身、我与光的关系以及我们整个家庭的思考。

大师的眼泪

1

初秋时节，我去信州的松本做了一次演讲。在我逗留的两天里，天空一直都是阴沉沉的，无法欣赏到远处环绕盆地（松本市正位于此盆地的中心）的叠嶂山峦，内心颇为遗憾，然而好在老友相伴，此次旅程反倒让我终生难忘。

宾馆大厅靠近里面的地方摆有一张很特别的桌子，在其

背面贴着一份斋藤纪念管弦乐团^①的日程表。说起来，这里是那个优秀的管弦乐团的大本营呢。这说明，乐队的指挥小泽征尔也应该是下榻在这家宾馆。即便他是我所深深敬爱的友人，在这种时候，我也不会从我的房间直接往他的房间打电话。于是，我写了一封信，拜托大厅的工作人员替我转交，只要这样我就觉得足矣。

当天夜里，为了让现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我在演讲开始时先讲了一个有关小泽先生的逸事。有关这个逸事，我想先从后来他寄给我的CD讲起。

2

在松本，提起我的同龄人中最受尊重的，我相信非小泽征尔先生莫属。我们一家人都很敬重他，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是身患残疾、却喜欢作曲的长子光更是如此。而且小泽先生

① 斋藤纪念管弦乐团：1984年9月，日本指挥界的两位大师——小泽征尔与秋山和庆为纪念恩师斋藤秀雄逝世十周年，号召许多曾受教于斋藤的演奏家们，组成一个纪念管弦乐团，用音乐表演来追念这位日本近代古典音乐发展中最重要指挥家及教育家。后来，小泽征尔将这个纪念管弦乐团常态化，称为斋藤纪念管弦乐团（Saito Kinen Orchestra）。